

我的兩家房東

著 濯 康



售經總所行發合聯知新·書讀·活生

編主復而周

叢文方北

輯一第

東房家兩的我

著濯康

知新·書讀·活生

售經總所行發合聯

北方文藝

我的兩家房東

主編者 周而復
著者 康濯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三元二角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號初版
印刷者 國光印刷廠

上海大沽路六三弄B0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 0001—3000(P. 112)

目次

我的兩家房東

..... 三

船初春

..... 三二

災難的晴天

..... 四一

我的兩家房東

明天，我要從下莊搬到上莊去。今天去上莊看房子，分配給我的那間靠上莊村西大道，房東老頭子叫陳永年。回到下莊，舊房東拴柱問了問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說明天要送我去，我沒有答應他：

「我行李不多！你個幹部，挺忙；冬學又剛開頭，別誤了你的工作！」
他也沒有答應我；他說：

「五幾里地嘛！明啦我趕集去，又順道。冬學動員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過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牀口上，吆着驢，我們就順着河槽走了。

這天，是個初冬好天氣，日頭挺暖和，河槽裏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輕輕流着，聲音像敲小銅鑼。道上，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我跟拴柱走得很慢：邊走邊談，拴柱連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有時候停下來，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或者把嘴伸向地邊，啃一兩根枯草，並且，有時候牠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彷彿是等我們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聲，牠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學習。他說，我搬了家，他實在不樂意哩！

「往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啦！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

「學習，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再說，還會你也不顧了，能自己個捉摸了！」

於是，他又說，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裏去，叫我別忘了他，還得像以前那功夫一樣教他；他並且又說開了：於今他看當警察日報還看不下，就又囑託我：

「可別忘了啊老康！買個小字典……呃，結記着呀！」

「可不會忘。」

「唉！要有個字典，多好啊！」他自己個感嘆起來，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下來望我」

一眼。他們這一灣子的青年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裏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經過區青救主任的解說，往後就差不多逢是學習積極份子，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就都希望着買個字典。可是，敵人封鎖了我們，我爲他們到處打聽過，怎麼也買不到，連好多機關裏也找不到一本舊的；和我一個機關工作的同志，倒都有過字典，却不是早就送給了農村出身的幹部，便是反「掃蕩」中弄丟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迎面碰上了一條叫驢，牠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就不三不四地擠碰起來；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就伸着脖子「嘰嘰……」嗚叫。拴住跑上去拉開了牲口，我們又往前走。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什麼；忽然，拴住獨自個「吃吃」笑了聲，臉往我肩膀頭上靠了靠，眯着眼睛問我：

「老康，你真的還沒有對象麼？」

「我……我……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領會了他的話，不自覺的臉上一陣熱，就很快地說：「我捉摸你可準有了吧？」

「滾，沒，可沒哩！」他的臉「刷」地紅了，忙向旁邊避開我，低下腦瓜子笑了笑，就尷尬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破棉褲脫下

了，換了條夾褲，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百圍大戰時他配合隊伍上前綫得的一根皮帶，也繫在腰上，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沒有什麼大事，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啊？他比我還大一歲，今年二十一了哩！照鄉村的習慣，也該着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啊！莫非他真有個什麼對象，今個要去約會麼？我胡亂地閃出這麼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準有了對象吧？可不能騙……」

「沒，沒，可沒哩！」他臉上血紅，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擊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說：「快……快……呃，眼看到啦，緊走兩步吧！」

真個！不大會，進上莊村了，我就忙著收拾房子。我從陳永年家院裏出來，上牲口上取行李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拴柱忽然那麼扭扭妮妮：他又要給我把行李扛進去，又不動手等我動手的時候，他却又擠上來幫我扛；他好像捉摸著是不是要進這個院子似的，還往院裏偷望了兩眼，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

房東老太太驕着：「來了麼？」就顯着小腳進了屋子，手裏拿了把條帚，一骨碌爬上炕，跪着給我掃炕；房東小孩靠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裏望了兩眼，一下就發現了我椅包上拴着的大紅洋瓷茶缸，就跳進來，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

抽起了一鍋旱煙，只見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一會又取下頭巾擦擦汗，一會叫我一聲，卻又沒話。……我無意地回眼一望，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

那靠門外站的一個，是我昨天見了的，見我望她，就半低了頭，扯扯衣角，對我輕聲說了句：「搬來了呀？」靠門裏的一個，年歲大些，望我笑笑，還擦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說：

「我……我走……」

「你送他來的麼？」

我還沒開口哩！却有誰問拴柱了：是靠門外站着的那個婦女。還會，她把門裏那個往裏擠了擠，也靠進門裏來了。

「我……我趕集去，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

「你們認識麼？」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個小孩，還會才轉過身來說：

「他是下莊青教會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說是不？」

「是就是睚！」那個納底子的婦女隨便說了一句。

老太太掃炕掃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撩了兩句，就問開拴柱：「你是下莊的麼？下莊那一家呀？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麼？……」

「人家是下莊大幹部哩！青救會主任，又是青抗先隊長！」門口那個年輕婦女，代替拴柱回答他娘；她揚起臉來，却又望着院子裏說：「娘，集上捎什麼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什麼？」

「人家也趕集去呀！」

「對，我……我得走了……」

拴柱說着，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閃」地一下偷望過去，就支支吾吾走了。當他到房門口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裏，又回頭望了一眼，而那個年輕婦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納底子的婦女這才撈了身傍那個一眼，就推着她走了。

人們都走了，我慢慢地擺設開我的行李和辦公用具。連個桌子也沒有啊！只小孩給我搬來了個炕桌；不一會，老太太抓了把乾得挺硬挺硬的脆糕，叫我吃，一邊又跟我拉開了閒

話。

趁這個機會，我知道了；這家房東五口人，老頭子五十歲，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歲，小孩叫金鎖，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妹妹叫金鳳。老太婆頭髮灰白了，個子却比較高大，臉上也不瘦，黃黃的臉皮裏面還透點紅，像是個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小孩十三歲，見了我的文具，洗嗽用具，大衣等等，都覺得新奇，並且竟敢大膽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裏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嚥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這物件兒……」

下午，我開會回來，拿了張報紙，坐在門樓上面看。我住的是東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階上面，那兩個婦女都在作針線活。妹妹金鳳，看樣子挺多不過二十掛零，細長個子四方臉，眼珠子黃裏帶黑，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轉動起來，却也「忽幽忽幽」地有神；可惜這山溝裏，人家窮，也輕易見不着個洋布、花布的，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黑布襖褲，褲子還是補了好幾塊地的，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這會她還正在補着條小棉褲，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來却像平三十子年歲了，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可就是眼角邊，額頭上皺紋不少，棉褲褲筒口還用帶子綁起來了，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她還在拊她的底子。我看

看報，又好奇地偷望望她們，好幾次却發現金鳳也好像在偷望我；我覺得渾身不舒服，就進屋了。

晚飯後，我忙着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領了些零碎傢什，回得家來，天老晚了；我點上燈，打算休息一會。那時節，我們還點的煤油燈，怕是這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老太太領着金鎖進來了，大閨女還是舊門拍底子，金鳳却端了個碗，裏面盛了兩塊黃米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面就翻看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我正慌忙着，老頭子也連點着頭，嘻嘻哈哈笑進來，用旱煙鍋指點着糕說：

「吃……吃吧同志，沒個好物件，就這上下三五十里，唯獨咱村有糕，吃個稀罕，嘿嘿！」

我推脫了半天，就問老頭：

「趕集才回來麼？買了些什麼物件？」

「回來功夫不大！呃，今……今個攪了幾升子黃米，買了點子布。」

「同志！說起來可是……」一家子，三幾輩沒穿個新呀，這會才買點布，盤算着縫個被子，鞋面啦，襪子啦，我們衣裳該換的換點，該補的補點呀！唉！這光景可是「裕淺」着哩！」

heyan

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打火鑪吸煙，一邊接着老太太的話往下說：

「今年個算是不賴哩！頭秋裏不是什麼民主運動麼？換了個好村長，農會裏也頂事了，我這租子才算是真個二五減了！欠租嘛也不要了！這才多撈上兩顆。」

「多撈上兩顆吧，也是個不抵！」老太太嘴一撓，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對我說：「一
一家子，就靠這老的受嘛！人沒人手沒手的，淨一把子坐着的！」

「明年個我就下地！」金鳳搶着說了句，金鎖也爬在娘懷裏說了：

「娘，我也拾柴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沒那個本事！」

「只要一家子齊心幹，光景總會好過的！」

我說了這一句，就吃了塊糕。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金鳳忙從口袋裏掏出根紅桿鉛筆來，撚了撚：

「金鎖，看這！」

姐弟倆搶開了鉛筆，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門口靠着的婦女嚷着，叫別誤了我的工作，老頭子才站起來：

heyan

「鎖兒！你也有根嘛，在你娘那針線籃裏，甯搶啦！」

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金鳳走在最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叫我給寫上名字，還說叫我往後有功夫教她識字：這便說了半天才走。我走到屋門口，望望同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覺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心眼裏高興了。實在說：下莊栓柱那房東，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

往後的日子，我又跟在下莊一樣：白天緊張的工作，誰也不來打擾；黑夜，金鳳金鎖就短不了三天兩頭的，來問個字，就着我的燈寫個字的。我又跟這村冬學担任講政治課，我跟這村人就慢慢熟識了，有的時候，金鳳還領着些別的婦女來問我的字了：她並且對我說：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嚮！要像你在下莊教……教……教栓柱他們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在下莊教栓柱他們？」

「我怎麼不知道呀？」

另外兩個婦女，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兩句甚麼，大家就嘻嘻哈哈笑開來，金鳳扭着她們就打鬧，還罵着：「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有一回，他來的時候，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老太太領着金鎖趕着牲口推碾子去了。他還是皮帶裏腿好裝扮，隨便跟我談了談，問了幾個字，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看，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說，一面改，我並且贊嘆着他的進步。這功夫，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而拴柱又好像滿身長了瘋疙瘩，周身不舒展起來。

今天，姐姐在作布襪子，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着，還跟往日一樣，不言不語，低頭作活。金鳳是給她爹做棉鞋幫；她却嘻嘻笑着，走近炕桌邊，看拴柱的日記：

「還是你寫的麼拴柱？」

「可不！」

「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鳳看他的日記，想用手捂着，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鳳看。拴柱只好尷尬地抹了一下臉，離開炕邊，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我對金鳳說：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幹部嘛！」

「甯說啦，甯說啦！」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就問金鳳：

「你學習怎麼樣啦？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看吧！」

「甯着急！我還會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怕趕不上你？」

「拴柱，我說你怎麼也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

我這麼一問，拴柱臉血紅了，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後來，又磨扯了半天，他又問了我買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鳳追了上去：

「拴柱！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救會……」

下面的話，聽不清，只彷彿他們在院子裏還磨咕了半天。金鳳她姐整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也往外走。

「我說，你怎麼也不識個字！」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她又嘆息了一聲：

「唉！見天愁愁的不行，沒那個心思！……人也老啦！」

她對我笑了笑，就走了。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愁心事啊？她那笑，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似的……說她老麼？我搬來以後，還見到過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裏青年婦女們一道，說笑開了的時候，她也是好打好鬧的，不過像二十五六子年歲呀！她……她很像個婦人了。

她出嫁了麼？

那時節，是民國二十九年，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大戰，出擊敵人，中國共產黨中央晉察冀分局，還在這年八月十三，公佈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冬學的政治課，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雙十綱領」了。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的！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裏來，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她爹也每回來聽，老太太金鎖也短不了來，連對學習是那麼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偶爾也來聽聽。他們一邊聽，有時候還提出許多問題來；講到深夜，他們似乎也不困。有時候金鎖聽着聽着，就爬在娘懷裏睡着了；有時候，他又會站在炕上，抱着我的脖子，一連串問我：「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你見過共產黨麼？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逢當這時候，坐在我對面的金鳳，就要瞪着眼橫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她才又靜靜地望着我，眼珠子「忽幽忽幽」地轉着，聽半天，又爬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

這是個平靜的家庭。冬閒時節，女人們做針錢，老頭喂喂豬，闔闔羹，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裏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作飯，推碾、喂雞。邊區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的地又減了